

用微笑擦拭生活的苦难

母亲走失,父亲患病在身,十岁男孩挑起全家重担

吕乃明 巩彬
记者 宁大龙
杨文艺 文/图

这是一个似懂非懂的孩子,在他十个月大时,患精神病的母亲走失,5岁大时父亲得了脑血栓。几年来,他与患病的父亲相依为命,靠拾破烂维持艰难的生活。在困境中,他没有低落,而是用阳光和笑脸应对困境生活,撑起自己的“家”!



父亲每天推着这辆三轮车捡破烂



父亲捡来的一只死鸭子



南南就趴在车上写作业

贫寒 破旧的小屋是他们的家

3月15日,记者来到了阜南县鹿城镇城西社区大杜庄。一路步行,走至村庄一个偏僻的角落,看到有两间破旧的小屋,带记者来的知情人指着小屋说,这就是胡南南的家。

小屋的门敞开着,记者喊了几声没人应答,旁边的邻居说,“他送儿子上学去了,你们要等一会。”

在邻居目光的注视下记者走进屋

里,屋内非常昏暗,记者适应了几秒钟才逐渐看清里面的“陈设”:屋子里除了一张木板床和两个小桌子,再无值钱的东西,地上凌乱地摆着捡来的破衣服和生活垃圾。一个橘红色的橡皮篮球和一个印有卡通画的书包,在昏暗的小屋里显得格外抢眼。

退出门外,在门口的一块木板上,堆放着一些颜色各异的馒头,有大有

小,有整个的也有半截的,还有的馒头上面粘着剩菜。所谓的“厨房”就是一个废弃的半截铁皮油桶,油桶下面撕开一块成了一个能烧废木材的口,上面放着一口黑黢黢的铁锅,

而就是这样一间破旧的房屋,却还是胡南南的父亲租赁而来的。

“胡老头每天送孩子上学,回来时,还要顺便拾点破烂才回家。”邻居说。

童年 母亲意外走失,他与父亲相依为命

就在记者转身要走时,一个衣着凌乱的老头推着一辆破旧的人力三轮车,慢慢走了过来,邻居告诉记者他就是胡守平。老人很客气地说了句“屋里坐”,但他并没有做出让记者进屋坐的手势,因为他知道,屋里根本没有能坐的地方。“我患了脑血栓,行动不方

便,不能干重活,只能靠拾破烂生活。”胡老汉说。

邻居从家里拎来了两个小板凳,坐在屋外,胡守平向记者讲述了爷俩的心酸往事。十年前,他们一家住在距离县城十公里外的公桥乡姬楼村,就在儿子南南十个月大时,精神失常

的母亲意外走失,南南从此失去了母亲。

为了维持生计,父亲胡守平带着年幼的南南来到县城,父亲早年学过理发,在街头,父亲摆了一个剃头摊,虽然一天收入不多,还是能勉强维持父子两人的生计。

异变 父亲患脑血栓,生活重担落在了他的身上

然而,天有不测风云,就在几年前,父亲胡守平患了脑血栓,由于行动不便,他不得不放下唯一能谋生的剃头生意。从那以后,父子俩就开始了捡破烂维持生计。

“好的话,一天拾的破烂能卖十多

块钱。”父亲胡守平说,拾破烂不仅要维持爷俩的生活,还要交房租费,如果碰到阴雨天,就不能出门拾破烂,没有经济来源,爷俩一天就少吃一顿。“我行动不便,一家的重担几乎都落在了南南的身上,除了上学,他的时间全花在了照

顾我和捡破烂上面了,完全失去了孩子应有的童年。”胡守平说。

“由于营养跟不上,正在长身体的南南隔三差五就生病!饱一顿饿一顿的,没有好好过上一天!”父亲说到这里,已是老泪纵横。

坚强 吃剩馒头的日子也有快乐

临近中午,一个小男孩蹦蹦跳跳地出现了,除了背上的书包,手里还拎着一个脏兮兮的蛇皮袋,一身衣服搭配极不协调,很旧,不合身,且有点脏兮兮的,脖子上的红领巾倒显得很耀眼,“是胡南南吧?”“是。”看见有陌生人在,小男孩蹦蹦跳跳的脚步停了下来,怯生生地把蛇皮袋子里的东西倒在了门外,那是几个饮料瓶和硬纸片子。

做完这些,小男孩顺手拿起门口木板上的小半块馒头啃了起来。由于父亲患脑血栓行动不方便,小南南很小就承担起所有的“家务活”。半块馒头下肚后,南南拿起一个长长的锅铲,站在齐胸高的锅台前,两只小胳膊抡起锅铲子,探起瘦小的身子,掂起脚,来回翻炒锅内父亲切好的马铃薯条。

“我会炒马铃薯、会下面条,还会

炒其他菜!”小南南炫耀自己的手艺。

“爸爸对我很好,有时给我买饼干、面包,我爱爸爸!”南南说,一次在放学的路上,看到一只受伤的小鸟,南南翻过几道沟坎,摔了几个跟头,却还是没有抓到!“为何要抓小鸟?”记者问,“家里没有收音机,想抓个小鸟陪爸爸。”南南不好意思地说。南南说,虽然过得苦,但有爸爸对他好,就感觉不苦了!

老师和同学: 南南是个品学兼优的孩子

阜南县鹿城镇第五小学是南南就读的学校,南南是该校西校区二年级的学生,随后,记者见到了南南的老师和同学。

“他能按时到校,从来不迟到,在上课时认真听,积极举手发言,他写的字在我们班是比较漂亮的!”南南的班主任冷艳红说,南南不但学习好,还和班里的其他同学相处得很融洽,“从来没有和别人吵架,更不会欺负比他小的孩子”。

“他和我想象中的真的不一样,他是那么的乐观开朗,虽然自己的家庭那么贫困,但他还是那么的快乐,令我敬佩!”一位同学说,“我每次去他家找他的时候,他都在看书或者写字,还帮助别人!”

采访时,班主任冷艳红还和记者说起了一件事。前天,南南和她聊天时说,“老师今天我吃到肉了!爸爸捡了一块肉,都已经生霉了,爸爸把肉拿回家后,洗了洗,没有油,就用带油的菜叶和肉一起煮熟,我吃了,很香!”

愿望 “怕天黑,天黑了就不能写字”

南南住的小屋子没有电,每天下午放学后,南南第一件事就是赶紧把作业写完,因为没有电,天黑了就得在蜡烛下写字做作业。

“有时候,南南边写字边哭,等字写完了,作业本都湿了一大片!”父亲胡守平回忆说,他租赁的屋子距离别家的用电线路还有200多米,需要花不少的钱才能安装,而对于饱一顿饿一顿的爷俩来说,有电,那是一个梦想。“没有低保吗?”记者问,“没有,我回老家办低保,村干部说没有俺的!”胡守平说。临行前,按照采访的习惯,记者询问了南南以后的打算。

“长大了,挣钱,给爸爸买吃的,买肉和他爱吃的红薯……还有就是不要天黑,(因为)天一黑就不能写字了。”对于自己的远大理想,南南眨眨眼,笑着向记者说。